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五九冊目次

萬曆疏鈔五十卷(二)

〔明〕吳亮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

萬曆疏鈔五十卷(二)

〔明〕吳亮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

以上原缺

萬曆疏鈔卷十八

發奸類

懇乞聖明節收輔臣權勢疏

劉臺
浙江通志監察御史
萬曆四年正月

臣以一介草茅蒙先帝聖恩備員刑部主事荷蒙皇上聖恩選改今職命按全遼代任以來竭_臣之愚知無不為_臣之謬言無不盡頃者平虜之捷_臣以地近沙場情出周章其所奏報徒知紆_臣陛下宵旰之憂而事體實未諳練其所條陳徒知切邊民朝夕疏鈔

發奸

之急而措置頓覺失序但節查按_臣例不居功亦例無纖毫陞賞故敢循襲舊案倉卒馳奏過蒙_臣陛下天覆地載不惟不責備_臣且論功行賞大小輕重多出_臣奏內事理全鎮官軍感激_臣陛下厚恩人人勇氣百倍_臣待罪地方榮踰百朋每臨餐撫枕冀圖報稱媿少寡問學中乏涵養愚昧不知所出近行各司道等官議復舊遼陽城以利千萬世之藩籬講求通山東運以疏千萬人之命脉彼是此非尚無定畫靜言思之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朝廷者四方

之極也 祖宗之法制又朝廷之極也善治天下者

法 祖宗之法而已 祖宗之法其圖畫也深其更

歷也久其服習而遵行之也可不愆而不忘君人者

舍此無以致太平臣人者舍此無以佐君德今_臣陛

下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也 _臣陛下之位 祖宗之

位也大小臣工之爵祿 祖宗之爵祿也百千萬年

聖子神孫大小臣工亦惟遵守 祖宗之法制以計

安 祖宗百千萬年之天下而已 _臣敢不避斧鉞披

瀝肝膽冒昧請死申明 祖宗以來之制於 _臣陛下

疏鈔

發奸

二

前伏望_臣陛下鑒前慮後大奮乾剛節收閣臣權勢以治安萬世焉_臣聞進言者皆曰望_臣陛下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伊傅之業何者_臣陛下有納諫之聖輔臣無容言之實_臣陛下有萬物一體之心輔臣無天下一家之慮也夫輔臣之據高位握大柄威福頭指勢傾中外未嘗一人敢異言其作威作福亦未嘗一人敢明言其作威作福及其威福敗露理勢及極當此之時有大奸雄意而收代之喉一二希名寵竊祿位之人偶中而逐斥焉然

後其親戚其里閭其遊仕省郡其門生屬吏與前希寵竊祿之人抵掌相慶若更天然每一條陳則曰前者之過也每一題覆則曰前者之過也才露者壯頌壯頌者其惡易見機深者入骨入骨者其罪難察難察者歷年多易見者歷年少少者二三年多者十餘年十餘年者壞 祖宗十餘年之制二三年者壞 祖宗二三年之制彼其視天下大事若奕然忠臣義士每每扼腕嘆息卒未能起而救焉者 祖宗之法不申明於後世也臣謹按太祖高皇帝鑒前代疏欽 發奸 三

之失周萬世之慮不設丞相事隸部院當時勢不軌攝而職易稱 成祖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密大事當時擬議於內者官階未峻則無專擅之萌幹理於外者職掌素定則無總攬之弊二百年來其間遵守 祖宗之法者固多而擅作威福之權者亦有彼其作威作福也猶恐人之議其後也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當何者以 祖宗之法在也自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專政以來每每自道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止何人不可進退大小臣工內外遠近

非畏其威則懷其德夫其進退人也威福人也宰相之實也而曰吾相天下焉非宰相之名乎 祖宗之法應如是否耶臣嘗私憂過計本朝萬世後禍必深於置丞相蓋不置丞相君權不移下無其名而亦無其實至盛事也今攬權若此居其實不避其名又若此寧不兩失之哉古者丞相一有差失諫官爭之猶曰與丞相府爭也今者輔臣一有差失無間大小咸舉而歸之天子如是而諫官爭之耶輔臣必曰是與天子爭也人臣而與天子爭其罪若何哉居正自大疏欽 發奸 四

學士高拱逐去後擅威福者三四年矣每一聞諫官微言婉辭稍侵及之必曰吾奉天子守 祖宗法若等安得爲是狂直耶夫居正不知 祖宗之法臣不敢言也居正而知 祖宗法也臣請以 祖宗之法正之 祖宗朝進退大臣俱得如禮先帝臨崩居正假托疾病斥逐大學士高拱不許停留旦夕夫拱誠作威作福人也有宰相之實也臣任主事時欲疏劾之凡三焚稿恐冒出位然其入露才壯頌臣不直之久矣但宋臣朱熹留侯特旨批逐則曰進退大臣

亦當如禮居正安然爲之可乎雖然此猶可言也往者王大臣獄興誣連高拱夫拱擅則有矣逆未聞也公議籍籍不平密爲書令拱切勿驚死恐已負殺大臣名夫逐之誣之宰相威也已而私書安之宰相福也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王天子禮也成國公朱希忠雖云清謹實乏奇功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當王也居正重違祖制許以贈王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補郎中陳有言一爭而逼去京師噫然有如聚訟夫孔子重子繁纓

疏欽

發奸

五

嘆曰惜也多予之邑至使朱氏福極生災寵盛被譴遺天下口舌臣恐公侯之家廣積厚施緣例陳乞國家將止之乎否也止之則利賄者執前議持經者被顯禍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大學士廷推之用吏部尚書許推在廷歷過部院有聲望大臣或已致仕素重海內大臣今用大學士張四維果廷推乎抑居正私薦乎古者用人或以枚卜或以耕釣用之者若不甚擇而見用者不負所用何者其素所不屑者足信也數百年來輔臣有已入閣而被論指者

不聞有未入閣而被論指者也緣翰林館臣不當事任易養聲望以不當事之人而猶多可論指則當事又可知矣以易養聲望之地而猶不協輿情則據利器以威福人時又可知矣四維之始去何如也謀入閣也繼起再去何如也不堪教習庶吉士也事語具給事中張楚城等奏內臣不必贊也聞宋臣有言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急薦賢也四維起時聞有言於居正者曰此人不可引贊密勿居正曰何以知不可乎曰外論不喜者甚衆則當其時居

疏欽

發奸

六

正未嘗不知矣知之而顧用之無亦以四維有機權多藉庇忍作威作福人彼其親老旦暮突有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若四維者臣言不驗猶可言也臣言而驗焉謂天下何吏部尚書張瀚筮仕三十四年臣不聞一善狀但聞在陝受左布政使李敏德銀一千五百兩酒器一損敏德遣家人李明同承差送瀚納之許以首列全省保薦敏德緣係王親日希內召及見無保本名氣恨身死但牽其幼子手書張瀚者三陝士大夫共相傳笑其他取

常例索保舉謝禮等事猶醜言之及其驟躡太宰倪
僥唯唯若簿吏然今日有一缺則乘輜至朝房請命
居正然後具本上之居正所指授上請者非楚人親
戚知識則親識中之援引非仕楚受恩私故則恩故
中之羽翼彼其楚產楚仕也豈皆賢人君子哉抑豈
無一二賢人君子哉而居正一一置之要地每美缺
一出傍人指曰某某已而傍人又指曰或某某已而
卽如所指夫所指而正人君子也則用之當矣所指
非正人君子也如天下事何臣恐雖正人君子用之

疏鈔

發奸

七

驟焉所累滋多矣而爲瀚者日取四方卑職小官通
行賄賂如給事中王希元所奏內云云至部屬方面
以上僅能先一知名走信耳堂官如此屬官又可知
矣吏部如此他部又可知矣在居正則好所受教在
瀚則徒擁虛名去冬曾私帖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趙錦不許科道議論冢宰則居正之鈴束在朝科
道又可知矣臣嘗反覆嘉靖以前冢宰名數僅僅抵
嘉靖以來至今名數以輔臣之權重也何也得數數
更易也嘉靖以前九卿功名多顯盛嘉靖以來九卿

功名多減損以九卿之權重也何也懼數數更易也
臣竊聞 祖宗朝間有旨下不便民間利害各部猶
皆責閣臣不從容稟擬今詔旨一下果嚴耶居正曰
我費多少力方如此由是人不先謝之是人畏
居正甚於畏 陛下矣果溫耶居正則曰我費多少
力方如此由是人不先謝之是人懷居正甚於
懷 陛下矣畏威懷德非國之福古之具臣如李昉
輩薦人猶惟恐人知避威福也未聞引爲自利之圖
托爲身後之計如居正之薦四維與瀚爲也 祖宗

疏鈔

發奸

八

之法果如是乎 祖宗朝閣臣優游密勿侍從論思
一悉大小事體臺省從臣各出所見條陳之部院覆
奏行之各省撫按官奉勘合行之未聞閣臣有舉劾
也居正條陳章奏考成有曰各省撫按凡考成章奏
每二季該部各造冊二本一本送內閣一本送科撫
按延遲該部舉之該部隱蔽該科舉之該科隱蔽閣
臣舉之夫部院分理邦事舉而劾之其職也科臣封
駁奏疏舉而劾之其職也閣臣例無印信銜列翰林
翰林之職止備顧問不侵政事 祖宗制也居正創

爲是說不過欲制脇科臣總聽已令耳夫巡按回道考察非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以選之既精任之既專諸臣自知顧惜名義不至狼狽大甚且都察院於各御史有統無屬不欲重爲摧挫之鈐制之也近日御史俞一貫不聽指授調用南京凡在外巡按御史垂首喪氣莫敢展布所畏者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陷之以陞遷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冒鋒刃舍爵祿而盡死言事哉夫文彥博執政容唐介之直言司馬光當國聽魏瓘之廷爭古之賢臣類多如是

疏欽

發好

九

往年趙參魯以諫還猶曰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生錮也今傳應楨則謫戍矣又以傳應楨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楨矣夫輔臣所贊助者賞罰也所不敢明言自居者亦賞罰也陛下每用省臺諸臣居正曰我用之公受謁謝不少退讓欲歸私德而籍衆口也今降罷責治臺省諸臣居正獨不曰我降罷責治之也何也避私怨而畏公議也輔臣而歸恩避怨誰其建之祖宗之法應如是耶至若爲固寵計獻白燕白蓮致詔旨切責傳笑天下爲擇好田宅計指

授該府道誣遠王以重罪今武岡王又議罪矣分巡施篤臣爲祖宗不宥示譴而絕嗣隕世矣居正可忍爲之乎爲子弟連中鄉試而許御史舒鰲以京堂布政使施堯臣以巡撫今年嫡子又起覬心矣爲造大廈發銀十萬節遣錦衣千戶校尉等監修違禁宮室日斃江陵民人等膏血今江陵之膏血盡矣爲黃州生儒投匿名帖數若子弟中式不公假縣官事窮治殆盡今其舉人生員欲訴冤擊登聞鼓上告矣編修李維禎稍不慎言談及其家富貴狀卽外斥矣且

疏欽

發好

十

風聞居正之貪不在文官而在武臣不在腹裏而在邊鄙臣每憐之遠東各官尙未得實然入閣未幾而富冠全楚果何以致之耶宮室輿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以供之耶不能不聽而疑疑而信矣然遠近臣工皆聞且信之而不敢明目張膽指摘其罪過者積威之劫也臣聞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英明聰察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勞心疑忌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當此之時諫人主難言大臣易寬仁溫

恭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上受主知下懾眾志建言者方及上而罪言者已先集當此之時諫人主易言大臣難而為大臣者每每聞人言則藉人主之寵激人主之怒或曰誹謗或曰奸黨或曰怨望或罪一人以畏揚乎眾或連眾人以陰杜乎後夫人主之優容而保全之也本以存大體也本以俟改圖也而大臣不知改圖不惜大體嗷嗷焉求勝不已於是有一種無籍惡徒起而附會之言者之禍益

疏
發奸

十一

烈大臣之惡而滋而沃并國家之事曰去矣臣觀今日之事實大類此陛下即位以來諫勤學則勤學諫親政則親政諫曰講讀則曰講讀陛下彰從諫之美諫臣輸進言之忠雖祖宗納諫盛事亦不是過臣故曰諫人主易也但言涉輔臣則禍在不測余懋學反覆四條隱言張居正之輔政操切傳應禎憤發三款俱此汪安石之輔政不職此固天下所共知也天下所共知猶可言也至其中則有負性剛果持身正大不從其指授不出其門下舉不當其意劾不

出其私則乘機構會以他事中之遷之遷而遇考察也則又以考察錮之古者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而反罪亦已甚矣今則又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嗚呼人臣而至於以他事獲罪身與名俱沒矣身與名俱沒匪惟中士不肯為雖上智之士亦閉口卷舌奉身求退矣以天下之大而使上智之士奉身求退惟聽彼一二輔臣隨所欲為焉豈天下之利哉故曰言大臣難也夫諫人主之易如彼言大臣之難如此古人亦計之熟矣臣甘犯其所難

疏
發奸

十二

而觸其所忌豈人情哉無亦謂祖宗之法度不可不申明萬世之僭逆不可不防杜一人之爵位死生不足惜天下後世之公議是非所當正往者無可諫之理將來有當慎之圖使居正能慕文彥博司馬光之為人而改絃易轍則必思太祖成祖之家法而去實避名一時之權勢必不敢擅也萬世之名議必不敢犯也進用人才必不敢私出已意也引見吏部必不敢一一指示也朱氏之貨實可不必貪也內閣之簿籍可不必置也史官任其書善書惡可不必

改正也子弟任其得之不得可不必私通也不必色厲而內荏也不必植黨以背公也 陛下中興之治可立而致居正晚年之業可改而圖臣職言職服多服亦得免隱忍尸素之愆矣 故曰進言者固當望陛下爲堯舜禹湯之君亦當責輔臣爲臯夔伊傅之臣也伏望 陛下俯鑒 愚仰體 祖訓曲加裁抑萬世幸甚 臣初舉進士居正主考會試 中第七 臣廷試居正同文讀卷官 中二甲第四 列部屬官三年居正薦 改選今職自常人觀之居正之恩於臣亦云厚矣然仰惟 陛下天覆地載大父母也父母生之成之小天地也忠 陛下卽所以孝父母而區區舉薦私恩不與焉古之人有舉人自罰者舉者不以爲異事而所舉之人亦不爲薄恩何者主恩有所當重私恩有所不顧也 臣前謂輔臣未去位之先欲起而代之者往往嗾一二門生故吏出力以排之排之而去則此一二二人者驟至顯榮起而代之者結爲死生進退天下不知猶毅此一二人之剛直幸則爲鄒應龍曹大埜不幸則爲張齊濟康 竊鄙之

以孤立愚忠惟知 陛下之恩所當報塞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萬世之防所當預謹雖父母垂老無依惟思致身盡瘁無負此職無忝此生他尚何恤伏乞 陛下憐 之愚鑒 之忠採而行之 死且不朽若居正主考 屬門生以早犯尊罪所當治亦望 陛下行 之言節其權勢以謝 祖宗明示中外仍罷斥 以謝居正 亦死且不朽倘中外臣等不明祖制不諒 心謂 陛下妙齡天縱無用直言以煩聖慮不思 陛下今日之堯舜也有君如此得一二賢臣以佐下風黃虞之治朝夕見矣 臣可無言耶謂居正罪惡未盈不宜早發恐至無忌不思彼果無忌耶國典公議固自在果有忌耶及今改圖猶得令終 臣可無言耶謂臣承乏邊徼自有事事可不必言耶 臣自冬徂春積侵寒氣誤用庸醫心神怔忡髮鬢寥落一旦暴死隱填溝壑未及一言豈忍瞑目 臣可以無言耶用是精出迫切詞冒忌諱惶恐怖慄不勝俟命之至

追論黨惡權奸欺君誤國乞正國法彰天討疏

楊四知 陝西道監察御史

臣聞自古大奸大權欲擅作威福謀為不道者其計有三一則交結左右巧為譽言以固人主之寵眷使信任而不疑二則箝制言官銷弱士氣以塞人主之耳目使下情而不達三則尊禮謀主內外協力揚已躬之善播人主之非使天下人心背君而向已三者之勢成小則竊弄威福大則陰移國祚漢之莽操用是道也臣自萬曆二年進京荷蒙皇上拔擢職授

發奸

五

行人熟聞朝廷有腹心之大患社稷之元惡三人曰馮保也徐爵也故大師張居正也三人同心一體挾天子以令羣臣權傾中外包藏禍心臣竊憂之即欲出位劾奏以死報國誠以一死不足恤恐天下後世謂我皇上殺直臣成朝廷過舉臣死不瞑目耳今年蒙聖恩擢居御史亟欲論列而居正已死臣又謂保爵二人必能洗心革面以蓋厥罪不意其恬不知悟近被御史江東之李植叅論我皇上英斷竿問徐爵并逐馮保都中臣民舉首加額懽忻交頌曰

今日方知有天子矣然三奸之罪惡滔天二臣猶未

盡言謹昧死為皇上陳之伏見皇上冲齡

嗣位垂拱聽政玉音宣朗天下臣庶皆稱頌有成王之資堯舜之聖也當是時內托馮保以保護聖躬外任居正以贊襄朝政二人荷蒙厚恩古今罕聞正宜矢心報國以道事君致明主于二帝之隆也奈何二人陰相交結更相慶幸以為主少國危正可罔上行私知逃軍徐爵素有機智尊為詠王生死相依徐爵畫則私匿馮保直房屏去左右附耳低語夜則潛

發奸

六

投張居正置之土座稱為樵野先生促膝計議每至夜分都人相語以為今日之徐爵居正之子房也今日之馮保居正之趙高也而為爵者又揚揚誇示曰皇上戲游無度章奏漫然不理朝廷政令惟張公與我耳使天下人心皆歸張氏其意欲何為哉是以十年之間天下但知有馮保居正而不知有皇上皆徐爵之謀也即其罪惡滔天雖罄南山之竹猶不盡書姑舉其大者而數之見居正豎牌朝房各官饋送叅奏是自示其清也及其在任守制馮保傳奉

聖旨張先生清蘊是皇上知其清也夫居正之奸貪窮古未有且無論其江陵所充積但據其身死回籍騾車三十輛搬運一月填滿京衢糧船八十艘綿延百里阻塞運道玉盃盃數百隻奇巧者諸子狀元爭碎而不惜銀火盆三百架厚大者家人尤七盜銷而不顧皇上大婚慶典買取珍珠戶部尚書殷正茂先以大者饋送居正而後以小者進呈是明珠之貴宮禁所不得用也正茂又織天鵝段極為精巧二送馮保三送居正是雲錦之美天子所不得服也十

送銀

送銀

於通海縣同下程內送進即時答副啓一通云永昌事將借重公矣民間嘖嘖言之後迤東巡畢即牌仰甘士元查盤永昌一時人皆笑曰甘公失之按院償之永昌矣如雲南縣知縣揭廷諫賂金一百兩即特荐調繁昆明縣以後凡各府州縣送金銀俱送揭廷諫收貯轉送其各處不過投一文書耳如牌仰指揮王磐石送青銅箸五把王磐石以金箸五把進嘉其有能帶為隨用官如牌仰臨安府知府金節備犀角五十隻象牙五百觔西陽布五十疋金知府一向夫

報因陳淳告暗撤文卷事又因推官任愆查盤臨安府與指揮楊本芳等十餘人那移錢糧一節呈報於鄧鄧即批云視庫藏如私家玩法紀如弁髦無如該府之甚者也仰李同知查實速報金知府即以犀角三十隻象牙三百斤西陽布三十疋仍加折各色金三十兩解送昆明縣揭廷諫收貯令吏施騰蛟以文書投覽如牌仰鶴慶府知府桑橋初造真正黃銅盆一面桑知府以金盆進鄧即云此盆樣雖俊但小些可造飯盃十個補之後桑知府果以十金盃送進如

送銀

送銀

特賜拔擢其誰欺乎人有帖張氏門聯曰一正當朝亂國政三修登第實堪羞都人至今誦之是壞國家之科名居正欺君之罪四也至親莫如父子先正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居正自登第歷官三十餘年未聞歸省及其父死百官密語曰張公必不去臣猶未信後果蒙皇上眷留而居正當寢苦枕塊之時每日于靈几前稟旨二三閣臣獨不能乎是時諸臣上疏勸其丁憂者無非欲移孝為忠也致激聖怒奉旨廷杖而內官呵

令行杖者曰張師傳叫着實打是何說也百官憤激
修撰沈懋學習孔教等草三十餘疏欲伏闕廷爭
居正知之次日皇上頒諭羣臣午門前宣讀當時
黃風蔽天百官俯伏拭淚哽咽私相告語曰不意
祖宗二百年天下皇上不世出明主今爲權臣欺
蔽如此臣等惟有効梅福掛冠而走耳遂氣上千玄
宮示儆彗星亘天都中洶洶人心惶懼居正遂假星
變考察以箝制縉紳沈懋學王錫爵逼令養病習孔
教張位考察去官矯誣上天以箝天下之口居正欺
君之罪五也發奸裁尊驛遞名爲節省矣乃其歸葬沿途
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電旅館郵亭
金碧輝煌笙簫金鼓山嶽震動父老望之而嘆息曰
世宗皇帝南幸未見有此居正僭分之罪六也錦衣
總旗龐清素稱巧佞也尤七薦爲居正造宅三年陞
東廠管刑千戶錦衣衛千戶馮昕考察革職矣尤七
薦于居正起用東司房掌刑二人受尤七顯指氣使
凡有睚眦之嫌卽訪拏拷打逼求重賄傳曰尤爺釋
放都中聞而冤之居正縱容惡僕殃民之罪七也居

正每退朝美人鍾鼓高會羅列自觀金塢玉山意
甚厭之乃訪問古器天下爭相買求以投所好河洛
之間三代帝王陵墓掘發殆盡居正家商彝周鼎秦
鏡漢尊不知其幾也是不惟流毒海內且使上古帝
王枯骨蒙禍矣居正窮奢之罪八也諫官者朝廷之
耳目也凡政令之得失人品之邪正皆所當言國家
二百年來雖有大奸大惡畏懼而不敢逞者特有此
耳以嚴嵩之賊害忠良當時臺諫猶敢言之自居正
擅權專意伺察臺諫凡其章疏少于時政輕則補外
重則中傷以是人心恐懼士氣銷喪掩蔽聰明上下
間隔而彼得以肆行無忌矣居正蔽主之罪九也昔
魏相佐漢凡風俗薄惡四方水旱必以疏聞蓋欲人
主知所儆戒游心化理也居正當軸行申韓之令襲
商鞅之法天下嗷嗷民不堪命天心示儆災變頻仍
而居正方宴然自處陰使中官僞書天下太平于石
上欲皇上信其治安不復儆畏而權獨歸已是卽
指鹿之心也今年自二月至六月不雨居正死之日
其霖霪然都中語曰張公死而天放赦可以驗人心

矣自是諸省災傷報無虛日東太平乎否耶居正罔
上之罪十也江陵儒生扼腕不平偶語學舍居正大
怒沙汰天下儒生折毀古蹟書院將孔子肖象繩縛
車載投之江河使天下有秦始皇坑儒之謠欲行私
憤禍延先聖居正克殘之罪十一也臣考官職上柱
國乃文職正一品人臣位號至此而極國初雖設此
官亦不輕授蓋上之一字人臣所宜避者即徐達爲
開國元勳第一亦止得爲左柱國累朝以來曠而不
置縱有特恩臣下無不力辭蓋因父老相傳我大
祖未履宸極之前曾有此位號故也昔唐太宗居藩
邸時曾爲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敢爲尚書令者至代
宗廟以郭子儀有大功特拜是職子儀固辭不受載
之唐史明鑒可徵國朝文臣生前亦未有爲三公
者居正使徐爵通馮保蒙蔽皇上公受上柱國進
位太師昨遇皇嗣誕生加恩大臣居正使非天醜
其魄又何加焉必進伯爵再冒軍功覬覦九錫此百
官曉然共知含恨入骨而不敢言也居正僭逆之罪
十二也古之大臣病篤必有遺表勸人主親賢遠奸

發奸

三

以永終譽言不及私臣風聞居正有疾自知罪大惡
極恐死後敗露又令尤七送密疏于馮保轉奏皇
上皆國家大事大畧指正人爲邪人以弊政爲善政
報復私讐陰樹奸黨有無臣不可知即果有之是既
欺皇上于生前又欲誤國事于身後臨死又聽徐
爵首薦貪婪無狀之潘晟則其前所具疏決非正大
可知居正誤國之罪十三也居正柩回諸郎載其珍
寶沿路騷動舟至高郵湖阻塞民船風浪大作覆民
船數百艘溺死萬餘人哭聲震天浮尸滿湖人皆曰
居正之餘殃寔諸子縱肆之罪十四也居正死馮保
祭文有曰生死相依是十年間巧譽居正于皇上
前者馮保也而徐爵又揚言曰皇上尊禮居正如
聖人夫我皇上尊禮大臣聖帝之美事也但天下
皆知其奸而陛下特稱其聖是損陛下之明也
昔嚴嵩滅沒之後好事者編爲金牌記雜劇以播其
惡今居正方死說書者唱傳銀印記所言妬害忠良
招權納賄陛下試一召而聽之知臣言之有徵今
歲各省試錄策中皆言崇寬大除苛政實指居正也

發奸

三

陛下試一取而覽之知臣言之有據臣擢列言官蓋亦受知居正者何爲不存忠厚摘發其奸臣日夜痛心切齒深恨其陰謀潛襲欺君蠹國生死不二以陛下堯舜之資而天下之人謂爲居正所欺罔臣之所不忍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尤七拏問明正典刑嗣修等禱其衣冠居正輩其上柱國太師之僭號誅奸臣于旣死昭鑒戒于將來暴彰罪惡懸之都門以謝天下仍將臣加斧鉞之誅肆諸墓下以謝居正臣亦甘心焉臣忠憤所激不識忌諱于冒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發奸

二十三

奸險大臣蔑視公論乞賜罷斥以正人心疏
會乾亨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十月
惟朝廷之所以制馭天下者在威福臣子誰得而竊之世道之所以維係者在公論人臣誰得而違之竊威福者是謂無將至于深謀默運假此以箝言官之口此尤奸慝之尤也違公論者是謂不道至于睥睨肆行蔑此而恣胸臆之私此尤邪佞之魁也人臣有一于此卽不可復容于堯舜之世乃若兼茲二者則今兵部尚書張學顏是也臣敢爲 皇上陳之夫學顏結納故相張居正潛通貨賄欺隱鑽刺以至九列此俱昭灼在人耳目矣乃今于南京工科給事中馮景隆一事其人品心術盡皆畢露所關于竊威福蔑公論非歎小也臣皇上可不重庶其狀而亟罷之乎夫李成梁功在遠左人所共知也馮景隆事屬風聞而言不中窾諸臣亦未以爲是也 皇上下之兵部蓋已明見萬里矣乃學顏與周詠先後撫遼事同一體共圖欺隱微蒙叙錄周詠既已被斥學顏寧得追誅其設心以爲不借事以中言者則不足以杜將

來之口不張皇遷將之功則不足以激主上之怒而重言官之罰故其鋪叙成梁之功險局備張臣等讀之不待其詞之畢而知其奸之無所逃也及陛下已罪景隆矣學顏又欲掩蓋已過捏詞裝飾陳情俯臣等亦不待其疏之上而知其必有巧為市恩之計也夫學顏以成梁之戰功昭著則景隆為當罪矣景隆既當罪則聽陛下處分亦非本兵所當與矣是非功罪必有一定未聞方以其人為可罪而又以其人為可宥也且諸言官之疏方上旨猶未下聖德淵深學顏何由知言陛下之不允所奏而遽行陳奏乎今日誦成梁之功則以景隆為可罪明日掩奸邪之謀又以景隆為當宥方竊陛下之威揚已而制人又竊陛下之恩匿非而文過此其詭秘巨測蔑棄公論倒置國是甚矣不惟情狀曖昧以在廷諸臣為可欺且展轉狂悖豈以陛下為可欺乎夫成梁之戰功雖可錄但借成梁之功以重言官之罪其謀則可恨也景隆之不審雖可罪但借景隆之罪以杜將來之口其奸則可畏也世未有禁言官之口舌

而不蔽聖主之聰明亦未有傾國家之耳目而不壞朝廷之心腹者大臣心術若此是寧可一日立于朝端哉且今邊防廢弛北虜款貢不可恃而比來烽火日急此非忠純不二心之臣不足以肩茲重任若學顏雖有機警敏捷之才不過用之于鋪張粉飾以誑人觀聽施之于逢迎要結以固己名位寧有一毫掩忠悃而為國家用哉此其不可膺本兵之寄明甚矣且臣考其為人其貪黷狼籍語事要津瑣屑鄙猥之事姑弗具論但以結交權奸張居正言之必知傾陷劉臺者王宗載也阿奉助成者周詠于應昌也然此三人皆居正以意授之乃其發縱指示授居正以意者則張學顏也當劉臺被執之後正學顏撫遼之日學顏欲深結居正歡心則捏成賊私開具劉臺揭帖送呈京師居正得之不啻重璧而又以遼東撫臣之言可憑而據也故其深謀秘計轉相授受王宗載得之以示謝耀謝耀得之以為具疏張本而劉臺之罪成矣此亦豈能塗全遼之耳目哉今王宗載等俱已正法而學顏猶然縮大司馬之綬尚得以縱私罔